

韓愈的「合訂本」

韓愈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在其浩繁的詩文作品中，還有一部編年體史書《順宗實錄》，記述了唐順宗李誦在位期間的大政要事。流傳度並不算廣，但當中很多內容，相信很多人會有似曾相識之感。

試舉卷二的幾段：「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，仍索進奏門戶並腳價錢。將物詣市，至有空手而歸者。名為『宮市』，而實奪之。嘗有農夫，以驢負柴至城賣，遇宦者稱『宮市』取之，纔與絹數尺，又就索門戶，仍邀以驢送至內，農夫涕泣……」這簡直就是白居易《賣炭翁》的散文版。至順宗之子、憲宗李純即位後，「宮市」盤剝百姓，愈演愈烈。《賣炭翁》即作於憲宗元和初年。

「宮市」之後，韓愈又寫道：「五坊小兒，張捕鳥雀於闕里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。至其張羅網於門，不許人出入者。或有張井上者，使不得汲水，近之輒曰：『汝驚供奉鳥雀。』痛毆之，出錢物求謝，乃去。」五坊，即宮廷內伺候皇帝玩樂的鵬坊、鶻坊、鷂坊、鷹坊、狗坊。假借鳥雀，仗勢欺人，巧取豪奪。這與蒲松齡《聊齋志異·促織》裏，皇家強徵蟋蟀，害得百姓家破人亡，何等相似。

還有些五坊小兒，故意在民家留下一袋蛇，聲稱是為皇帝捕鳥的「御蛇」，要求「幸善飼之，勿令饑渴」，直到主人家百般求哀、賠錢，方才罷休。《宋史紀事本末》所載宋徽宗時期的「花石綱」弊政，又如出一轍：「凡士庶之家，一石一木稍堪玩者，即領健卒直入其家，用黃封表識，指為御前之物，使護視之，微不謹，即被以大不恭罪。」有些木石本屬尋常，也故意貼上皇家封條，肆意勒索。

所以，《順宗實錄》簡直如一部穿越時空的歷史合訂本。從唐宋到明清，時移世易，而升斗小民之苦，卻未曾移易。



瓜園

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安順裏卷

美食都愛講出身，這風氣一蔓延，連小吃都有了「攀龍附鳳」的想法，巴不得每一口都「咬到」雍正或者乾隆。但到了安順裏卷這裏，卻是完全反着來。

它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在安順楊武鄉冒頭，又叫楊武裏卷，論資排輩末等座都沒有。可怪就怪在，安順人認它，外地人想它，到了安順，哪條街沒有幾家裏卷店，都不好意思出來吆喝。貴州民間有云「貴陽的穿着，安順的吃喝」，少不了它的功勞。

頭一回見它的人，十有八九會錯認成迷你春卷。外形確實有欺騙性，白胖胖一小卷，紅紅綠綠的餡影影綽綽。但只要咬一口就知道，春卷的皮是麵做的，它的皮是米。更何況前者多油炸，而後者，從不下鍋。

一個米字，是裏卷的第一層底氣。整個卷成不成，就看這皮。米漿蒸好攤薄晾涼，吹彈可破卻又勁道十足，裹住十幾種餡料都不打怵。安順離黃果樹瀑布不遠，水好、米也好，沒吃就先贏一半。

而第二層底氣，就是那抹在皮上的辣醬。這可不是尋常辣椒醬，雞辣椒、青辣椒、油豆豉、肉沫豆腐、香菇肉沫五種配齊才算正宗。

各家還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霉豆腐水，也就是腐乳汁，配方是攤主的命根子，也是勾魂的引子。把米皮一鋪，抹辣醬、碼配菜：豆芽、海帶絲、紅蘿蔔絲、酸蘿蔔、黃豆、加香菜、芹菜、蔥花，還有折耳根，最後淋腐乳汁，捲緊開吃。

吃裏卷如開盲盒，一口一個，家家味道都不同，永遠有下一個驚喜在等你。別看入口有些涼，但它絕妙的，可是冰與火的反差，爽滑彈韌過後，馬上轟轟烈烈的辣醬就出場，烘托着各式各樣的配菜，酸、鹹、辣、鮮、涼輪番來。冬天店家還會把醬料加熱，照樣吃得額頭冒汗，簡單不將就。雖說小小一卷，卻能猜中人心。

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郵件禮儀

那一套格式罷了。但從網友提供的郵件禮儀培訓教程來看，傳統書信的寫法似不能直接平移到電子郵件場景之中。

電子郵件應用廣泛，寫給老師的、謀求職位的、用於國際交流的，不同對象、不同場景，各有講究，比如，標題如何簡明醒目、內容如何謀篇布局、祝福如何得體大方……也有人提出，製造「郵件禮儀」焦慮毫無必要，應當讓郵件回歸到信息傳遞「工具」而非評判一個人素養的尺度。而在我看來，「郵件禮儀」更像

一塊敲門磚。一封郵件能否發揮作用，最終取決於其實質內容，而不是遵從慣例的八股客套。話雖如此，郵件的寫法依然很重要，就像老師批改作文卷子，打多少分主要看文章水平，寫得一手好字，也能成為不可忽視的加分項。

以我為例，曾寫了很多信，也收了很多信，從沒見哪一封書信自帶標題。郵件的標題卻很重要，尤其是公務郵件，標題水準影響到它被打開還是直接刪掉丟進垃圾箱。回想我做期刊編輯那些年，打開郵箱查閱來稿

時，一封在標題裏就能看到稿件題目和作者信息的郵件，更讓我願意點開閱讀。至於以「投稿」二字做標題或根本沒有標題的，則會長期止於未讀狀態。「郵件禮儀」看似小節，折射出的卻是互聯網條件下人際交往方式和規則之變，可謂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的網絡鏡像。



知見錄

谷中風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「大師」的「算法」

這類伎倆只算雕蟲小技，江湖算命的「大師」們還有另一套「算法」。評書大家連闊如曾以「雲遊客」的筆名，寫了一本披露江湖行當內幕的書《江湖叢談》。這本書裏提到，某甲相面，算命先生先問：「你是哪縣的人呢？」某甲若說：「我是房山縣周口的人。」相面的先生就向某甲說：「看你的氣色發滯，印堂發暗，目下你要和人家打官司，對不對？」相面先生猜對後又說：「你的氣色犯小人，二虎爭食。」某甲拍掌頓足：「真對，真對。」連闊如很納

悶，怎麼會相得如此準確。

行家告訴他，當時房山縣周口的人，十有八九都在煤窯做事，而凡是有礦產的人都免不了爭奪，北平的法院管轄着附近地區的訴訟，那人要沒事，也不會來北平，由此判斷某甲犯「二虎爭食」。

在當時的中國，原來一縣有一縣的特殊職業，譬如山西榆次縣的從事糧行居多，山東煙台福山縣的從事飯莊子居多，直隸定興縣的在澡堂子、煤鋪做事的居多。對於山東章丘的人，他們的同鄉多在商埠碼頭綢緞行

做事，章邱人如不願奔綢緞行，還有一條途徑就是打鐵。

因此，當時某人若說自章丘縣來，相面先生大概就能知道他在做什麼事：穿的衣服乾淨利落，就是綢緞行的；衣服不乾淨，就是打鐵的。這就是「大師」的「算法」。



伏牛山

喬苓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戲比天大

福不能單以自身唱腔取勝，而是要顧及戲劇的整體性。

由是，《雲》劇透過頗多折子戲，闡釋了「戲比天大」的具體狀態，以至戲如人生的現實意義。例如孟金福妻子在危難中獲摯友送行，劇情便以《送京娘》作為寓意。另外，大老闆與孟金福之間發生嫌隙，二人亦於舞台上對唱《黃鶴樓》，相互泯恩仇。孟金福一貫鑽研老生唱腔，亦以《四郎探母》為實踐方式，最終唱成了「亡國之音」，達到終極目標。「唱戲，不是唱韻，不是唱調，而是

唱魂。」戲班前輩對孟金福如此教誨。

《雲雀叫天錄》將真實戲曲家譚鑫培的生平改編為傳奇故事，全劇還原了清末民初時期北京和上海的戲曲表演面貌。當時的戲台，不論是室內或戶外，環境嘈雜，人聲鼎沸，演員必須具備優良聲線，方能讓戲迷聽到悅耳聲腔。京劇演員都要吊嗓，練習將聲音從丹田透出，方能將唱詞清晰傳送。戲迷一般稱為「聽戲」而非看戲，就是如此。戲迷聽到演員動聽而溫婉的唱曲，便會拍案叫「好」。那

個「好」字，代表了戲迷對一位演員是否認同。至到民國初期，孟金福已經改名為孟鑫榮在上海演出，可是當時的大上海對傳統京劇並不接受，孟鑫榮最後在舞台演出《單刀會》，雖然力氣不如前，但是激昂唱腔仍能打動觀眾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阿提拉的和談

關於匈奴王阿提拉的名作——拉斐爾的濕壁畫《偉大的利奧一世會見阿提拉》。

這幅以弦月窗式半圓形的濕壁畫繪於梵蒂岡教廷內著名的四間「拉斐



爾房間」中，最初設計由尤利烏斯教皇二世批准，待他去世後由美第奇家族教皇利奧十世沿用。畫作呈現了羅馬教會首任真正意義上的教皇利奧一世的「成名作」——在公元四五二年與匈奴首領阿提拉在兩軍陣前談判，成功阻止其入侵羅馬的一幕。拉斐爾通過此作展現出了絕佳的智商和情商。起初，他將畫中利奧一世教皇的形象換成了時任教皇、他的伯樂尤利烏斯二世。然而，隨着作品創作過程中後者不幸離世，聰慧的拉斐爾遂將

利奧一世的面容替換成了同為托斯卡納人、接任尤利烏斯二世的利奧十世教皇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將聖彼得和聖保羅入畫，飛翔在教皇的頭頂預示着這次議和談判「有如神助」。雖然拉斐爾在此作中擯棄了焦點透視的對稱構圖，但卻將他結合史實與時政的超凡能力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為何他能在教廷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」，此作便是絕佳例證。

「碟中畫」《阿提拉》／《偉大的利奧一世會見阿提拉》



藝加之言

王加

逢周三見報

◀唱片《阿提拉》封面為拉斐爾畫作《偉大的利奧一世會見阿提拉》。作者供圖

走過低谷

筆者讀中學時，正值香港樂壇的黃金歲月，湧現了許多優秀的實力唱將。其中一位，便是轉眼間已踏入樂壇四十載、最近再度登上紅館舞台的許志安。

回望數年前，一場「桃色風波」，許志安彷彿遭受重擊，沉寂了一段長日子，在靜默中重新調整心態，學習如何再次面對公眾。事件至今已過七年，作為同甘共苦的太太，鄭秀文選擇原諒，兩人風雨同路、互相扶持。記得早前鄭秀文的啟德演唱會因故臨時延期，改以「答謝會」補上，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，心緒未定的她希望丈夫能到場陪伴，許志安二話不說便登台助力，夫妻二人難得手拖手在台上深情合唱，畫面溫暖動人。

上星期，許志安終於再次踏上紅館，一連舉行三場個人演唱會。單看門票火速售罄的盛況，便已知歌迷對他不離不棄的支持。而他在台上的高水準表現，更贏得許多好評。作為尾場的座上客，筆者覺得

許志安的歌聲依舊動聽，但更觸動人心的，是他臉上那份由衷的真誠，以及對每一位在場觀眾深深的感激。如今的許志安，與風波前相比確實有着巨大的轉變。過去的他面對媒體時談笑風生、輕鬆自在；然而現在的他，不論面對樂迷還是傳媒，舉手投足都顯得分外謙卑。看着他，總讓人隱約覺得他心底仍背負着昔日的枷鎖，甚至連說話大聲一點的勇氣也欠奉。

望着紅館台下觀眾的反應，便知不少歌迷已放下過去。當然，仍有一部分人在他每次露面或見報時，繼續惡言相向。但連身邊最親密的太太都已釋懷並給予寬恕，外人又何必過分執著？願許志安能真正放下心中的包袱，期盼他繼續上演更精彩的演出。



罪常娛樂

文罪罪

逢周三、四見報

「家庭分裂流行病」新解

有調查稱，美國成年人中超過四分之一者曾和親屬鬧翻，美國正在經歷一場「家庭分裂流行病」。社會學家 Riz Reczek 對此不以為然。首先，她覺得這些數據不盡不實，水分太大。如果僅僅涉及直系親屬或同胞兄弟姐妹，經歷過「家庭分裂」的比例會下降到一成。而且，八成的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疏遠後會設法與家人和解，並非老死不相往來。另外，我們並無過去美國家庭分裂的確鑿數據，無法古今對比，所謂「流行病」的斷言太過草率。

當然，在現代美國社會中，家庭成員變為陌路的情況的確時有發生。但 Reczek 認為，這和離婚率上升的原因異曲同工。從前男婚女嫁，生兒育女被認定是人生大事，是無論如何都要完成的任務。婚姻再不如意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得忍氣吞聲，湊合下去。如今大家選擇更多，不婚、不戀、丁克、離婚都沒問題。同理，以前家中孩子聽

從父母，父母照顧孩子，等級分明，「天經地義」。但現在我們有了更多選擇，成年人可以「設計」自己的家庭，「選擇」自己的家人。加上「心理診療語言」流行，「有毒」的家庭關係被視為阻礙個人成長的攔路虎。很多人覺得自己有權放棄不良的原生家庭，像哪吒那樣「剔骨割肉」。

為了生存和健康，遠離在身體、情感和精神方面虐待弱勢一方的家中施暴者完全合理。但 Reczek 依然希望家人之間能化解矛盾，家庭依舊是提供支持和愛的源泉。只是，幸福家庭不必靠血緣關係建立或維繫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人對家庭的需求也會有所變化。

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見報